

孩餘叢考八

15
1906
8



15
1880706
8



陔餘叢考卷十六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皇五帝

大戴禮五帝德及史遷五帝本紀皆專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號見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得謂三代以前無此稱也第未有專指其名者其見於秦博士所議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安國書序乃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司馬遷則以黃帝入五帝之內而無少昊鄭康成依運斗樞註尚書中候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為五帝司馬貞因之作三皇本紀亦



36442
<2001-367>

以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孔穎達註尚書最尊安國故其駁鄭注謂女媧但修伏犧之道無所改作不得列於三皇既不數女媧則不可不取黃帝為三皇又曰安國之意以月令春日太昊夏日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為三皇秋日少昊冬日顓頊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堯舜乃為五帝耳然穎達又云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帝繫本紀家語又皆以少昊即黃帝之子青陽是穎達雖尊安國亦未敢竟以黃帝入三皇之內少昊列五帝之中而顯與史記相戾也唐天寶中祀三皇則伏羲神農黃帝配五帝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繫詞所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

元人胡一桂又從而引伸之謂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之文可見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本皆稱帝秦以前未嘗列之於三皇也其三皇之號終不可泯則仍以秦博士所謂天皇地皇人皇者當之而不必附會其人此論較為直捷然近日王西莊又謂繫詞以羲農為上古聖人黃帝堯舜為後世聖人則羲農宜為皇黃帝宜為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則司馬貞據康成說以女媧充數亦未為無據西莊最尊鄭學故持論如此要之去古愈遠載籍無稽傳聞異詞迄無定論又如三皇紀謂炎帝神農氏則神農即

炎帝也而譙周古史考則以炎帝與神農爲二人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軒轅卽黃帝也而羅泌路史又以軒轅與黃帝爲二人岐說紛紜學者固未便臆斷矣

堯舜之禪不同

舜受終文祖攝位之後又二十八載堯乃徂落舜典所記甚明禹受命於神宗若帝之初亦是當舜在日卽已攝位也乃禹攝後舜作何位置及享壽又若干典謨俱不載但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何也蓋舜之禪與堯之禪不同堯禪後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已一無所與故舜攝位後察璣衡類上帝輯瑞巡狩封山濬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則雖命禹攝位而身尙臨御故禹旣攝

之後其征苗也猶奉命而出及班師又勸舜修德以來之可知傳位雖有成命尙不同堯之退處養閒直至蒼梧之崩猶在帝位故書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蓋堯禪時已耄而倦勤舜禪時尙康強無恙觀於過百之歲猶遠陟江漢其矍鑠可見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愛閒謝事耳

東西周

武王定鼎於郊廓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則河南也周公又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則洛陽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其時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

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則是時王城爲西周而成周爲東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是爲河南桓公。桓公之孫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曰東周。則此東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分封於鞏者曰東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則仍西周之號。此東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於成周，自若也。戰國策所謂周王者，都於成周之王也。所謂東周君西周君者，則河南之都於王城及分封於鞏者也。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曰故天子國明乎是時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於是東西各爲列國者，卽河南之東西西周也。而顯王

抱空名，尙在成周。直至赧王始滅，則仍是敬王所遷之

東周也。

說見呂氏大事記

故高誘戰國策仍以東周列於首蓋以

敬王所遷之東周在此，故首篇卽載秦王求九鼎一事。明乎鼎雖在西周，而王則在東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得而主之也。鮑彪不知敬王以後，周王常都東周，而改以西周爲首，所以致吳師道等之紛紛辨駁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

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說

蔡九峯註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

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仍不改也以此知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見厥祖其後復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兩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禮明是商所改建丑之歲首而云十二月則仍以寅月起數至丑月則十二月耳非以丑月爲正月也蔡傳又於秦誓十有三

年春註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也則并謂春夏秋冬四序周時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 郎瑛七修類稿云史記秦漢紀年皆以十月起漸次及於正月而當閏之歲歸餘于終又皆爲後九月可見秦及漢初但改歲首而未改月次蓋以建亥之月爲正朔而建寅之月仍爲正月也

改正朔卽改月次之說

秦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國傳云此周之孟春也孔穎達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案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卽周正建子之月也 詩維暮之春鄭康成註亦以爲周之季春

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註云周正月朔日也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時以周正月爲正月夏正月爲正歲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節氣仍舊而月已改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朱子註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按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四月爲六月也呂氏春秋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日高誘註云秦以十月爲正月故於是月受明年歷日是呂氏月令雖從夏正而已見秦以十月爲正月也史記秦本紀每年皆以十月起而敘漢高初爲漢王紀元之始亦卽曰漢元年十月

月次敘十一月項羽破函谷關十二月羽至戲漢書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齒降魏正月張耳等立趙王歇爲趙王而終之以後九月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嬰降下云春正月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顏師古註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改歷之後記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實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則十月卽正月今此正月實當時所謂四月也白虎通引尚書大傳言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三月殷以十

二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邁曰：「十二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卽正月也。」蔡邕《月令問答》云：「孟夏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熊朋來說曰：陽生于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也。」

以上二說，各有所據，然則何所折衷？曰：當以孔子春秋爲斷。春秋所書，非時之變異，不一而足。今姑摘其最易見者證之。如隱九年春三月，大雨震電。《左傳》云：「書失時也。」杜註：「夏之正月，未可雷電，故書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無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應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應冰而不冰，故書也。莊七

年秋大水，無麥苗。麥何關於秋正？以周之秋，乃夏正之五月，故將穫之麥及初種之苗，俱爲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大豆也。周十月爲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則菽已久收，豈爲霜殺乎？且其時霜正應時，何足爲異乎？由此以觀，則周改建子爲正朔，卽以子月爲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數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隨月數而改可知也。周既以建子爲正月，則秦改建亥爲正朔，亦卽以亥月爲正月，可知也。則史記《漢書》於秦及漢初紀年，皆從十月起。師古謂遷等以夏正追敘前事者，信不謬也。太初改歷本，史遷及洛下閎建議，故旣改從夏

正之後遂以夏正追敘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爲冬十月也不然則豈有一歲之首卽以冬十月起數者乎孔安國亦係漢武時人身經太初改歷見從前承秦舊制以亥月爲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爲正月而於尙書泰誓註之由此可定蔡傳所謂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說究屬臆見然何以小雅四月維夏論語暮春者及呂氏月令之類周秦亦有夏正錯見也曰吾固於前說備論之矣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爲人統古來原有此三正更迭爲用故甘誓已有怠棄三正之語初不自三代始商周雖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如尙書大傳所云王者存

二代之後聽其仍用祖宗舊朔也民間稼穡之事蓋亦聽以夏正從事迨夫習用旣久周室衰微不復頒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雖行周正於上民間自行夏正於下至戰國而列國亦無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錯見於經書也太初改朔之後史遷不特以夏正改敘秦漢事按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傳則以爲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馬貞索隱謂公羊用周正而史記則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屬之明年其後稱孔子卒七十二歲亦少一年也則史遷敘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縣

田汝成謂郡縣不始於秦而引左傳晉分祁氏之田為七縣羊舌氏之田為三縣事在周敬王八年以為秦未置郡縣以前之明証此蓋據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集小鄉邑聚為縣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為秦置郡縣之始故在敬王後也不知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及五鄙為縣之制見於周禮則置縣本自周始蓋係王畿千里內之制而未及於侯國若侯國之置縣則實自秦始而非列國先有此制也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蓋因周制王畿內有縣故仿之每得一地即置縣以為畿內也按秦武公十年乃周莊王九年魯莊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

十八年則列國之置縣莫先於此安得以百七十餘年以後晉人置縣之事以為先於秦耶惟國語管仲對齊桓有十鄉為縣之說齊桓與秦武同時則齊與秦之置縣未知孰先孰後然考之管子書但有軌里連鄉邑率之類無所謂縣者則國語所云十鄉為縣之說或後人追記之訛而齊桓時尚無縣制管子山國篇有某縣之田若干之語則置縣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辯也國語晉惠公許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日君實有郡縣其時列國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為明証自後列國之有縣蓋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設縣亦最早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有夷于九縣之語註謂魯莊十四年楚滅息十六年滅鄧之類又莊王滅

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則秦武公置縣後不久楚亦設縣也秦晉相近故晉之設縣亦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為縣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後則不得謂設縣不自秦始也惟設郡之始秦不經見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漢中地始置漢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納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後故吳師道謂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然據晉惠公所云君自有郡縣之語在魯僖九年則有郡亦莫先於秦不得謂設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時縣大而郡小戰國以後則郡大而縣小左傳趙鞅與鄭戰誓于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註引周書作維篇曰千里百縣縣有郡此縣大于郡之証

也據此則郡亦周制國策甘茂曰宜陽大縣名為縣其實郡也尉

繚曰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史記魏納上郡十五縣此郡大於縣之証也呂氏大事記亦云春秋時郡屬于縣戰國時縣屬于郡此又郡縣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

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嚮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為之置弟子員宣帝因之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普慶大小戴之禮嚴氏顏氏之公羊春秋瑕邱江公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肅宗又

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順帝時更修黌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人士之嚮學者必以京師爲歸漢書翟方進傳方進欲至京師受業其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後漢書光武紀帝初之長安受尚書楊終年十三爲小吏太守竒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魯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

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業習魯詩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之治蜀修起學館招子弟爲學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陽立學校任延爲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孫皆詣學受業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有不游太學者及東漢中葉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時郡國守相皆自置吏蓋猶沿周制唐書魏元同疏曰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而命之曰慎簡乃僚此令

其自擇下吏也。周官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則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臣而統以數職也。漢時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則牧守自置之。按漢書高五王傳贊，漢初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羣卿以下，漢獨爲置丞相而已。是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懲吳楚之禍，乃罷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則其令漸嚴。然二千石以下，猶得置。故通典謂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國自置吏之故事也。後漢書和帝問陳寵在郡，何以爲理，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

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屬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屬，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謂漢時惟三輔許兼用他郡人。按漢書循吏傳黃霸，淮陽人，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其餘則否。京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請，尤可見掾屬無不用本郡人也。魏晉六朝猶仍牧守置吏之制。後周書蘇綽傳云：今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時尚然。隋書劉炫對牛宏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

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唐時亦尚兼用漢制沈既濟疏云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州縣耳韓偓傳云偓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三百餘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量才補職則并州縣亦觀察所置矣顧寧人引之以爲古時置吏得人皆由於此然此亦矯枉過正之論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末俗澆漓夤緣賄賂之風必甚卽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微恩致其私感觀史策所載屬吏之於長官已有君臣分誼降及後世若行之不變未有不咸黨援門

戶背公向私者春秋時晉殺欒盈令欒氏之臣勿從其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世隸欒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魯昭公攻季孫氏孟孫叔孫謀救之叔孫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則無叔孫曰然則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敗是春秋時家臣之徇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東漢氣節相矜并至有甘以身殉者王充論衡云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擣殺無辜英引爲已罪代將死章爲郡功曹從太守討賊爲賊所迫亦代將死後漢書臧洪爲太守張超所置功曹超遣詣幽州中道爲袁紹所

留以洪爲東郡太守會曹操圍超洪乞師于紹以救超紹不許超竟破滅洪乃與紹絕紹興兵圍之至城破被執不悔卒以死殉公孫瓚初爲劉太守郡吏太守坐事徙日南瓚祭先人塚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今與先人辭于此遂隨太守往亦見魏志太守歐陽歙欲舉督郵繇延主簿將引延上郡吏郵暉起而言曰延資性貪邪明府以惡爲善主簿以直從曲此旣無君亦復無臣則并顯然有君臣之稱矣劉表遣從事韓嵩詣許欲以觀虛實嵩曰若至京師天子假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不能復爲將軍死也更可見未仕於朝者猶爲私臣也甚至有爲舉主及長官持服者苟爽爲司

空袁逢所辟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鸞爲太守向苗所舉孝廉除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去官奔喪終三年此爲舉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誅故人莫敢至者獨屬吏桓典收斂歸葬服喪三年劉瓚以冤死王允爲瓚吏獨隨至京送喪還其家終三年乃歸此爲長吏持服者也後魏書公孫邃爲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詔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殊覺寥寥可齊衰三月則感恩知己私自制服之例且上達朝聽至發詔爲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誕反或勸其長史范義出走義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慶遠傳梁武初爲雍州刺史辟慶遠爲別駕慶遠謂

人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盡誠協贊遂成帝業可見六朝猶沿漢時長官得自置吏之制而爲所置者輒有君臣之分抱節者雖能周旋患難究何益于公家桀黠者且至傾心于其主如慶遠等出死力以抗朝廷此又長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寧人但見後世選法不盡得人而以爲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復用者唐時固亦嘗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韋臯在蜀幕僚雖官顯不使入朝卽署爲屬州刺史竟有終身不得見天子者不特此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李光弼爲副知留後事白敏中爲邠寧節度使亦表蔣伸爲副是節度副使亦得由藩鎮自置矣安祿山之能叛豈非以數年前請以蕃將易漢將故得廣樹腹心一朝舉事爭爲効力遂至傾陷兩京唐祚幾覆故德宗晚年方鎮副倖多自選于朝防一日有變則就授以節制蓋深慮威柄下移易致尾大之漸也

漢初分郡之大

漢初設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密而幅員較小自京兆馮翊扶風所統外如河東太原上黨雲中雁門代郡定襄則今之山西省也河南河內陳留潁川汝南南陽魏郡則今之河南省也齊燕之地亦彷彿此計今一省之地漢時本有八九郡兼有王侯國在其間原不甚稀濶若會稽郡則幾及今之江浙二省南郡江夏二郡則

即今之湖北一省桂陽武陵零陵三郡則今之湖南一省廬江九江豫章三郡則今之江西一省南海鬱林蒼梧合浦四郡則今之廣東西二省遼東遼西元菟樂浪四郡則今之關東及高麗一國蓋其時蠻夷之地甫經開闢人戶稀少賦稅訟獄亦皆輕減故疎濶如此類真字錄亦云

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考之縣二十有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毘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山陰即秀州也太末即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四明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

至二國時則漸分裂如吳志孫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為吳郡太守則漢時會稽一郡之地已分為二又夏侯元傳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上令長如故則其地之小益可見矣

漢時陵寢徙民之令

漢制天子即位即營陵寢而徙富民以實之漢書景帝五年作陽陵募民徙陵戶賜錢二十萬武帝初置茂陵賜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為母起雲陵募徙者賜錢田宅蓋其時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輔富人平陵則漸及富民矣宣帝時募吏民貲百萬以上徙於昭帝平陵以水衡錢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以上者則并及於達官矣元帝築壽陵乃勿徙詔曰安土重遷民之性也今使其棄墳墓破產失業非計也今所為陵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成帝作初陵繼又改新豐戲鄉為昌陵又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哀帝作義陵始

又詔勿徙今按主父偃傳偃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
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上從之似
此議翔於偃然車千秋傳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則高祖
陵已徙民矣史記籍孺閔孺皆徙家安陵則惠帝陵亦
徙民矣今見於列傳者朱雲魯人魏相定陶人皆徙平
陵何並之祖父平輿人以吏二千石徙平陵平當鄭崇
之祖父皆以貲百萬徙平陵蕭望之蘭陵人史丹魯人
尹翁歸平陽人韓延壽燕人馮奉世潞人皆徙杜陵又
有一家而數徙者金敞傳所謂近臣皆隨陵爲園邸也
張湯本居杜陵地子安世在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
復還杜陵杜周徙茂陵至延年又徙杜陵韋賢以昭帝

時徙平陵其子元成別徙杜陵張敞之祖徙茂陵敞又
徙杜陵此皆徙民故事也按漢制人君卽位卽營陵寢
固是先事儲備然多入貢賦以實其中則立法甚謬晉
書建興中盜發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索綝曰漢陵
中物何多耶綝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供賦
三分其一入之武帝享國長久比崩而茂陵不能容物
赤眉亂取陵物不能盡今猶有委積珠玉此霸杜二陵
猶是儉者耳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
金銀銅錫爲飾劉向諫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爲
式而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晉書索綝傳
又有此盜發霸陵金玉之事則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

書虞世南亦謂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三分貢賦以一入之後赤眉入長安取之累月不盡蓋漢制本如是也此則徒以耗天下之財而轉招摸金發邱之禍矣

大臣有罪多自殺

史記甯成傳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者蓋其時大臣多自貴重不肯屈辱於獄吏故也仲長統謂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自裁之端自是以來遂以成俗按賈誼疏大臣有重罪則白冠喪服也鞶纓喪服也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示以自刎也武帝初以文學進用趙綰王臧竇太后不好儒乃陰求綰臧罪召案綰臧即日自殺張湯被罪上使趙禹責湯湯不服禹曰天子重致君

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對簿為湯乃自殺後上知湯為三長史所陷盡誅三長史而丞相莊青翟亦與三長史有謀青翟亦自殺李廣失律召對簿廣不肯對簿自殺李蔡以丞相侵廟墮地當下吏亦自殺周陽由與郡守勝屠公相訐勝屠公義不受刑乃自殺蕭望之被收入獄呼朱游曰游趣和藥來遂飲鴆死朱博為丞相坐事當詣廷尉乃自殺馮參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詣廷尉乃自殺後漢司徒劉芳策免自殺竇憲收印綬即日自殺楊震罷歸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自殺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體寧輕生以免辱亦一時風尚使然也後遂有以此為例而逼令死於家者翟方進傳成帝賜冊曰今賜

陸倕書 卷六
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如淳
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
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
者還未白事尚書卽以丞相不起聞此賜死法也亦見
衛宏漢官舊儀按賜牛酒本朝廷所以優大臣告病之
禮史記公孫宏傳宏以病乞骸骨賜告治病牛酒雜帛
居數月疾瘳仍起視事是也今賜大臣死亦用之使若
病終又以全大臣之體也

刺史守令殺人不得奏

漢書義縱爲定襄守掩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兄
弟私相入視者亦二百餘人一切捕鞠坐以謀爲死罪
解脫盡殺之共四百餘人尹賞爲長安令治獄穿地深
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獄捕得少年惡子數百人
盡入獄數日發視皆相枕籍死何並爲長陵令侍中王
林卿犯法並急追之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並至斬其
頭懸都亭下後漢書史弼爲河東太守當舉孝廉中常
侍侯覽遣諸生齋書屬之弼卽付獄拷死董宣爲北海
相有大姓公孫丹造宅卜者以爲當有死者丹乃殺路
人置尸舍下以厭之宣卽收丹父子殺之其親黨三十
餘人操兵稱冤宣又盡殺之可見當時守令殺人不得
奏報也不特此也嚴延年爲涿郡守遣椽趙繡按鄉豪
高氏繡爲輕重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若延年意怒乃出

重劾延年逆知其意俟其白輕時索其懷得重劾卽收
入獄殺之李膺爲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爲野王
令貪贓無道懼膺威嚴逃還讓第藏於合柱中膺破柱
出殺之橋元爲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真有贓罪元收
考竟笞死于市王宏爲恒農太守有事宦官買爵者雖
二千石亦拷殺之則并可專殺職官矣又小黃門趙津
南陽大猾倚中官勢犯法南陽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殺
之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掠勅曉
不改遂格殺廣則并可專殺中官及武臣矣王溫舒爲
河內太守始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置驛奏請所捕豪
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得報二日而至所誅殺流血十

餘里蓋豪猾族刑非常法故特奏若罪之麗于常法者
不奏也元后傳繡衣御史暴勝之奏殺二千石誅千石
以下是誅二千石須奏誅千石以下不待奏也按漢制
槩戰卽爲斧鉞故凡列槩戰者卽得專生殺見後漢書郭躬傳魏

晉六朝則以持節爲重南齊書王敬則在殺路氏氏家
訴寃上責敬則人命至重何以不啟聞敬則曰臣知何
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謂應得殺人是六朝凡刺史持
節者亦皆得專殺故累朝雖有詔申禁如宋孝武詔非
臨陣不得專殺其罪人重辟皆先上須報乃行違者以
殺人論罪告戒未嘗不嚴切也然南史吉翰爲刺史典
籤欲活一囚因翰八關齋日上其事翰明日謂典籤曰

卿意欲活此囚，但囚罪重，卿欲活之，便當代任其罪，乃收典籤殺之。是刺史并得殺籤帥矣。沿及隋唐，尚仍舊制。隋書陳孝意傳：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孝意力諫不聽，乃解衣請先受死，威乃釋。囚是隋時刺史，亦得殺人也。唐書劉仁軌為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暴橫，仁軌榜殺之。太宗以其剛正，擢為咸陽丞，封氏聞見記：崔立為雒縣有豪族陳氏為縣錄事，向來縣令以下受其饋，皆與之平交。立到任，陳氏猶以故態見，立命伍伯曳之杖死。陳氏子弟相率號哭，圍塞階屏，立一收錄，盡殺之。是唐時縣令縣尉猶得壽也。至於軍旅之際，更不待言。李光弼以御史崔衆狂易收繫之，會使者至拜

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乃斬衆以狗兵。馬使張用濟赴軍逗遛，光弼亦斬以狗。真源令張巡守雍邱，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以力不敵賊，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於堂，遂斬六人。張鎬按軍河南，以刺史閻邱曉不救睢陽，致張巡陷沒，亦杖殺曉。此更因軍事嚴切，不可以常法論也。直至有宋，州郡不得專殺之例。始嚴，宋史本紀太祖嘗曰：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朝廷不問。自今諸州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為令。自此諸州大辟皆上刑部審覆。然宋史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于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

略問數語卽命斬之王詔知汝州有鑄錢卒罵大校詔卽斬以狗舂置爲臨海尉有使酒罵後母者置命執之不服卽斬之是宋時州縣亦尚有專殺之例也

漢時大臣不服父母喪

漢自孝文帝遺詔以日易月遂著爲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喪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遭母憂自以備位宰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卽起視事是也其有欲行喪者則必須奏請後漢書趙憙傳憙遭母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桓焉傳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詔以大夫行喪踰年卽奪服桓郁傳郁亦以母憂乞身詔以待中行服鄧騭遭母憂乞身行服章連上乃

許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朝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其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者詔下公卿議多以爲不便愷獨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謂宜以身先之而議者謂不便是猶濁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從之然趙岐傳岐爲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又荀爽傳爽奏曰孝文皇帝過自謙抑故遺詔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喪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以後行喪之制又廢考安帝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

史二千石行喪服延熙二年復斷此制是終漢之世行喪不行喪迄無定制惟其有不服喪之制而士大夫有獨行已見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銚期傳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是也并有以兄弟喪而去官者如楊仁為什邡令以兄喪去官譙元為太常丞以弟服去官是也

晉書鄭默為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懇終喪遂改法定合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廣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廉固辭遂自是晉時大臣亦不行三年喪至鄭默奏請始定終喪之制也

兩漢六朝謚法

漢以來謚法皆與其官爵并稱大者則曰某王次日曰某侯蓋猶春秋戰國之遺法也漢書霍去病謚景桓侯周緤謚貞侯靳歙謚肅侯傅寬謚景侯之類其時凡賜謚

者本皆列侯故皆云某侯而未有稱伯子男者六朝時則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別王公侯伯子如王琳謚忠武王劉秀之謚忠成公王宏謚文昭公王儉謚文憲公沈慶之謚忠武公王敬宏謚文貞公徐勉謚簡肅公王茂謚忠烈公褚淵謚文簡公劉劭謚昭公王廣之謚壯公柳慶遠謚忠惠侯蕭穎達謚康侯曹世宗謚壯侯呂安國謚肅侯蕭景先謚忠侯劉善明謚烈伯蕭赤斧謚懿伯沈君理謚敬子沈君高謚祁子陸繕謚安子沈炯謚恭子陸杲謚簡子庾杲謚貞子凡謚皆連爵并稱非如後世但賜某謚也又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子野以令望特賜謚貞子陶宏景賜謚

貞白先生劉瓛賜謚貞簡先生北史李謚賜謚貞靜處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謚而出於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謚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謚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陳實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謚為文範先生此又後世私謚之始也然私謚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又宋史張載卒門人欲謚為明誠夫子司馬光曰禮記言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檀弓書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諫自縣賁父始曾子曰賤不諫貴幼不諫長惟天子則稱天以諫之諸侯相諫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諫其師乎孔子歿哀公諫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是温公亦以私謚為非禮與爽同

按左傳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先謚之曰靈不暝曰成

乃暝則古人之謚有在將死時者按國語楚共王將葬謚字

在將葬商臣於成王之死而即衛靈公出奔北宮喜及析朱鉏

復之靈公賜喜謚曰貞子賜鉏謚曰成子則又有生

前定謚者楚共王臨卒謂諸臣曰我死請為靈若厲

蓋自謙也則又有生前自謚者又古謚法多用一字

間有二字者如考烈慎靜之類也并有用三字者如

貞惠文子是也然大概用一字居多近代謚法率用

二字蓋便於其子孫之稱也。唐書呂諲卒，博士獨孤及謚曰肅嚴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及謂義在美惡不在多名。文王周公，晉重耳，謚曰文，莫缺甯俞隨會，謚曰武，二名之謚非古也。漢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一名不盡其善，故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興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不可偏廢，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故曰貞褊。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王珪，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皆當時宰相，謚不過一名，而曰故事當二名，殊所未聞，乃不改。後鄭珣瑜卒，博士徐復謚曰文獻，李異謂二謚非古，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

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乃詔從復，議此後世二名之謚之所始也。又古人易名之典，必核其人之生平，未嘗專著其美，而諱其惡。秦漢以上不具論。晉書陳準死，太常議謚，嵇紹曰：謚所以垂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準宜謚曰繆。何曾卒，議者以其食日萬錢，謚曰繆醜。謝石卒，范宏之議以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墨。襄公，宋書何勗，謚荒公。南史蕭子顯卒，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蕭暉卒，謚替侯。沈約卒，謚隱侯。徐陵卒，謚章，僞侯。周敷為周廸所欺，被害，謚曰脫。北史鄭義卒，尚書奏謚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乃謚為文靈。魏于忠

謚武醜穆崇死請謚太祖覽謚法述義不克曰丁遂
 謚為丁公後周薛善謚繆宇文直謚刺唐書許敬宗
 卒博士以其棄子荒徼嫁女蠻中謚曰繆其孫訟之
 始改謚蔡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好巧自是謚曰專他
 如李程謚繆房式謚傾馬暢謚縱韓宏謚隱韋綬謚
 通醜于頔謚厲高瓌謚刺裴延齡謚繆元載初謚曰
 荒德宗改為成縱楊炎初謚肅愍孔戣駁之乃改平
 厲宋夏竦初謚文正司馬溫公駁之因改謚文莊陳
 執中卒韓維上疏請謚榮靈是唐宋時謚猶兼美惡
 也近代有謚者但于美謚之中稍存輕重而無復加
 以惡謚者蓋古時三品以上例皆贈謚而其人之賢

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無褒貶近代大臣身歿其
 應贈謚與否禮部必先奏請請而得謚其人必為朝
 廷所眷惜之人其謚自有褒無貶也

惟東平王雲長沙王旦元魏初有紇那追謚曰煬帝陳後主死於隋贈長城公
 謚曰煬此外則隋煬帝金海陵煬王皆名實相稱惟後周齊王憲身為賢王而
 冤死死後亦謚
 曰煬此最狂者

漢唐食封之制

秦漢時列侯無封國者曰關內侯其有封地則即食某
 地之戶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猶然史記吳楚七國反
 時列侯當從征者其封邑皆在關東欲貸子錢而子錢
 家以勝敗未可知不肯貸此漢時封邑食租之大概也

後漢書註封邑
 每戶輸錢二百

唐書霍王元軌常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

取羸王曰汝當正吾失反誘吾以利耶王嗣立傳中宗時恩降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縣皆據天下上腴隨土所宜牟取利入爲封戶者急於軍興嗣立極言其弊請以丁課盡送大府封家詣左藏支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宋務光亦言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乞以封戶均餘州並附租庸使歲送停封使息驛傳是徵租者并乘驛矣宋璟傳武三思封戶在河東遭大水璟奏災地皆蠲租有詔三思者謂穀雖壞而蠶桑故在請以代租爲璟所折張廷珪傳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在河南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廷珪固爭得免可見唐時封戶之受困雖國賦不至此也憲宗時始定實封節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實封百戶歲給絹八百匹綿六百兩不兼宰相者每百戶給絹百匹諸衛大將軍每百戶給三十五匹蓋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徵而一概盡給於官矣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漢武帝將立昭帝爲太子先賜其母鈞弋夫人死蓋懲呂后之禍也元魏則遂以此爲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元將立爲太子乃賜其母劉貴人死道武謂明元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使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祖爲長久計明元哀泣

不自勝道武劉皇后傳云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必先賜死后以此法薨劉皇后卽劉貴人也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卽位轉奉乳母竇氏爲皇太后文成帝妃李氏初爲宮嬪生獻文帝將立爲太子馮太后依故事令其條記南中兄弟臨決拊胸慟哭而死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襲前事亦因馮太后意仍依舊制慘死惟世宗靈后胡氏孕肅宗時宮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諸王公不願生太子獨胡氏言天子豈可無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同列又勸后爲計后不聽嘗誓云所懷是男將爲長子子立身死所不辭也及生肅宗後竟不賜死肅宗立尊爲皇太后遂臨朝稱制恣行穢濁并鴆肅宗而魏隨以亡后亦爲爾朱榮沉於河而死子貴母死本屬矯枉過正漢之馬鄧宋之章獻宣仁何嘗不有功于國家乃必使人主先絕其天性之親則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義何以君臨天下卒之防患雖嚴而偶一破例前此數代之寬禍卽中於此一人以報之馴至破家亡國是知滅絕天性以防禍者未有不轉召禍也

元魏族誅之法最慘

夷三族本秦之酷法漢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然景帝於鼂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偃等猶皆族誅沿及三國六朝此刑不廢而元魏尤最慘衛王儀之弟觚使于燕爲

所殺太祖平中山收害觚者傳高霸程同等夷五族崔
 浩之誅也清河崔氏無遠近皆死又波及范陽盧氏太
 原郭氏河東柳氏則母黨妻黨及女家俱誅矣其時浩
 等百二十人皆族賴高允諫故僅施之浩世祖曰非允
 言當有二三千人流血矣崔頤崔模與浩敘族因浩平
 日常輕其家世模曰桃簡浩名止可輕我豈合輕周兒頤小名
 此語流聞已久二家始得免崔寬以遠來疎族亦得免
 可見當時族誅之令果係同族皆不免也刑罰之濫至
 此極矣迨孝文帝始減令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
 一門門誅者止其身常員與常禽可誣謗朝政有司奏
 夷五族詔罪止一門稍輕減矣孝文時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閭
 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受

盜跖之誅不亦哀乎故帝減其制

然一人犯法累及門族仕宦時未必共享
 其福誅戮時乃共受其禍揆諸罪人不孥之義可痛心
 也卒之河陰之役諸元為爾朱氏殲滅幾盡北齊文宣
 帝又以光武中興為王莽殺諸劉不盡乃大殺元氏子
 孫本紀謂殺三千餘人元韶傳謂死者七百二十餘人
 豈非當日族誅之報耶後世惟謀反者門誅謀叛者其
 孥僅流徙可謂仁至義盡矣唐李錡反伏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問
 蔣又一房自大功乎又曰大功錡之從
 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昧其勲乎曰則可乎又曰則者錡昆弟其父若
 幽死社稷可盡削其子乎乃止錡一身及其子息是門房亦尚無定制也

元魏百官無俸

北魏之制百官皆無祿高允在世祖時猶令諸子樵採
 以自給至孝文帝始班俸祿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升

以爲官司之祿以十月爲首每季一請又于忠傳高祖以國用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至忠得政始復之是制祿後又有減削也北齊文宣紀自魏孝莊後百官絕祿文宣卽位始復給焉則于忠復額俸之後孝莊時又停直至齊文宣再給也

華林園有三處

六朝時華林園凡有三處其在洛陽者裴松之魏志註云本東漢之芳林園魏明帝青龍三年於其中起陂池辟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羣臣皆負土成山樹松柏竹木於其上捕山禽雜獸於其中及齊王芳卽位以芳字犯諱乃改爲華林後北魏孝文帝遷洛又葺之魏書崔長文傳孝文帝遷洛命長文營構華林園又茹皓傳皓領華林諸作爲山於天淵池西採北邙佳石徙竹汝潁頗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華林園聽訟于都亭八月又幸華林親錄囚徒二十二年八月講武于華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孝昌二年詔直言敢諫之士大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爾朱兆破元顥孝莊帝渡河先入居華林園又南安王正爲相州刺史帝餞之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聽射北海王詳常別住華林園西隅宣武帝每潛至其處肆飲終日楊椿告老孝莊帝宴於華林園下御座執手流涕楊津傳咸陽王禧反宣武

帝馳入華林園惟津不同逆高肇傳宣武引見肇於華林肇惶懼舉動失儀此洛陽之華林園也其在鄴都者晉載記石虎使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運土築華林苑于鄴北又鑿北城引水以灌之蓋彷彿洛陽之華林園而爲之其後東魏遷鄴仍以爲游幸之所孝靜帝天平四年幸華林園理訟元象元年幸華林都堂聽訟又嘗宴高澄於華林園北齊孝昭帝篡位時令平秦王高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斬娥永樂武成帝寵其子儼以爲中丞大司徒使以鹵簿儀衛導之出帝與胡后在華林東門隔幕觀之此鄴中之華林園也其在建業者金陵新志云在臺城內本吳舊宮苑也晉南渡後倣洛陽園名而葺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聽訟於華林園少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文帝又築景陽山於華林園齊東昏於華林設市所謂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梁武帝命於華林園總集釋典簡文帝遊華林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此建康之華林園也三處皆有華林園闕史者幾致淆惑故分析於此蓋其始本自洛陽有華林園因而晉南渡後以吳時舊宮苑彷彿之於是有建康之華林石虎都鄴亦彷彿洛陽規制於是有鄴都之華林古時宮苑多有彷彿名而爲之者如長安有樂遊原乃漢宣帝建樂遊廟於此地因有此名後隋文帝旣遷長安於故城北

二十餘里而唐時太平公主築池觀於樂遊原上則必非漢時樂遊舊地可知地改而名仍舊也又金陵亦有樂遊苑建康實錄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樂遊苑顧野王輿地志所謂覆舟山在樂遊苑內是也漢武帝鑿昆明池于上林以肄舟師而金陵之元武湖亦號昆明池太平御覽京都記齊武帝習水軍于其中號曰昆明池沈約登覆舟山詩所謂南瞻儲胥館北望昆明池是也

陔餘叢考卷十七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大遷

盤庚遷殷慮民之不願幾經詰諭猶不勝蕩析離居之怨後魏孝文將遷洛亦慮羣下不從乃以南伐爲名發自平城羽騎三十餘萬既至洛陽趣前軍先發羣臣苦諫魏主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羣臣不得已始定遷都之計蓋動大衆興大役如此之難也乃董卓遷獻帝都長安會議之日卽趣大駕西行令部將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居一掃而盡徙洛陽數百萬口

步騎驅蹙更相踐踏積尸盈路莫有敢不從者高歡以洛陽西近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魏帝於鄴書下三日卽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亦莫敢拒朱溫劫唐昭宗遷洛陽使寇彥卿迫請卽驅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椳浮渭而下雖號泣滿路而都竟遷勞民動衆之事往往有以無道行之而克濟者

六朝重氏族

六朝最重氏族蓋自魏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選舉多用世族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當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謝宏微傳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散騎侍郎張纘傳秘書郎四員爲甲族起家之選他人不得

與徐堅初學記亦謂秘書郎與著作郎江左以來多爲貴游起家之選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齊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繖梁武帝紀舊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後門以通立始試吏魏孝文光極堂大選入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王儉屬王琨用東海郡吏琨曰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爲復奪之此其大較也是以矜門第者高自標置崔悛嘗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荀伯子亦謂王融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其視後門寒素不啻如良賤之不可紊越趙邑寵貴一時欲與范陽盧氏爲婚盧氏有女其父

早亡叔許之而其母陽氏不肯攜女至母家藏避崔巨倫姊眇一目其家議欲下嫁巨倫姑悲感曰吾兄盛德豈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到蔡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興宗亦不呼坐何敬容與到漑不協謂人曰到漑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以其祖彥之擔糞也間有不恃門第肯降心俯就甲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傳為盛德之事羊欣傳不肯為會稽世子元顯書窮寒人欣不以為意王筠侍士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筠初仕為尚書郎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王支度皆嘗為之吾得此踪昔人何多所恨而單門寒士亦遂自視微陋不敢與世家相頡頏如吳達有至行郡守王韶之擢補功曹達以門寒固辭不就宗越本南陽次門以事黜為役門後立軍功啟宋文帝求復

次門其有發跡致通顯得與世族相攀附已為榮幸之極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徐孝嗣謂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曰我南沙小吏微倖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夫復何恨會稽郡最重望計及望孝蔡興宗為郡守舉孔仲智子為望計賈原平子為望孝仲智本高門而原平一邦至行遂與相敵孫搴寒賤齊神武賜以韋氏為妻韋氏乃士人女時人榮之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以賜陳元康元康地寒人以為殊賞可見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峻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請各郡立學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者為學生先儘高

門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貢舉猥濫乃詔州郡慎所舉亦曰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楊公則之在湘州也悉斷單門以賄求州職者所辟皆州郡著姓梁武至班下諸州以為法宋弁為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為時人所非張纘李冲李彪樂運皇甫顯宗之徒欲力矯其弊終不能挽回萬一

續為吏部後門寒素皆見引拔不為貴門屈意李冲以魏孝文有高卑出身各有常分之詔上疏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地為欲贊益時政李彪疏曰陛下若專以門第不審賢之三卿執若四科顯宗曰陛下不應以貴承貴以賤承賤樂運曰選舉當不限資蔭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為卿相

帝王欲變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寵中書舍人宏興宗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爾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宏將坐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宏還奏帝

曰我便無如此何他日帝以語球欲令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紀僧真自寒官歷至尉軍府參軍主簿宋孝武帝嘗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其寵之如此及僧真啟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敦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命左右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兄慶之孫瓊之詣王僧達僧達了不與語去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泣訴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耳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官樞要欲詣同省

張敷恐其見輕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坐及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建元中欲以江謐掌選詔曰江謐寒人不得等競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發明詔似有不得已者侯景之請婚於王謝也梁武帝曰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而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從事始興王憺命庾革用之革不可憺不能折乃止後革子喬爲荊州別駕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梁元帝勅喬聽興話到職喬曰喬忝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雁行元帝乃停興話北齊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陵姝爲妃救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歷觀諸史可見當時衣冠世族積習相仍其視高資膺仕本屬分所應得非關國家之簡付毋怪乎易代之際莫不傳舍其朝而我之門戶如故也甚且以革易爲遷階之地記傳所載遂無一完節者而一二捐軀殉國之士轉出於寒人世風至此國誰與立可爲浩嘆者也唐書高士廉傳太宗以山東人士好尚闊闊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先宗室後外戚抑新門褒舊望右膏粱左寒賤第爲九等而崔氏猶爲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詔曰曩時南北分析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天下一家當朝擢用古稱立德立功立言

次卽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氏族誌頒行天下然則此風唐初猶未艾太宗固嘗欲力矯其弊然觀士廉及李義府傳謂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後房元齡魏徵李勣等仍與爲婚故望不減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後轉益自貴稱禁婚家凡男女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傳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可見唐中葉以後民間猶仍此風五代史崔居儉傳崔氏自後魏隋唐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子孫猶以門望自高又唐莊宗以盧程不能草文書乃用馮道爲掌書記程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則五代時猶有此風矣袁朗傳袁自漢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爲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顯察皆死難朗自以人地雖琅琊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亦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尙婚媾重利祿何足重哉此則以節行爲門戶較勝於勢位相高者矣

譜學

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於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是

譜學之起於周無疑唐柳芳之論曰三代多世官其後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宣成氏于官則司徒司馬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出焉晉太元中賈弼謨姓氏簿狀朝廷給以令史繕寫藏秘閣及左右戶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劉湛好其書何承天亦有姓氏苑

二篇湛又謨百家譜以助銓序齊永明中王儉又廣之而弼所謨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謨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賈氏譜學最擅名梁沈約謂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在下省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此即賈弼所撰者宋元嘉中始以七條徵發于是僞狀巧籍滋多齊設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貨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宋齊二代士庶不分實由于此梁武因沈約言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因賈弼舊本考謨成書凡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譜學此南朝譜學之源流也北朝雖專門者少然魏太和中詔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

次第爲舉選名方司格又魏收謨魏書成楊愔謂收曰此可爲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親姻至爲繁碎收曰自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則亦以此事爲鄭重也唐興言譜學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其學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按唐書路敬淳傳敬淳明姓系譜自魏晉以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柳冲傳太宗已命諸儒謨氏族志其後門胄興替不常冲請改修乃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義崔湜徐堅劉憲吳兢與冲共訂先天中又詔冲等謨姓系錄開元初又詔冲與薛南金再加刊定韋述傳述好譜學在秘書私寫

柳冲姓系錄歸而諦玩故於百氏源流爲詳更謨開元譜二十卷李守素傳守素淹通姓氏虞世南嘗與論江左人物世南猶能記憶至北地諸族次第守素皆有援据世南但笑而不答曰肉譜可畏遂號肉譜孔至傳至與冲述等謨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去之說之子埒方有寵聞之甚怒至懼欲增損述曰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爲人動搖亦見封氏聞見記此李唐重譜學之大概也其時有以私意爲高下者人輒非之許敬宗以貞觀所定氏族志不載武后本望李義府亦恥其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亦得入搢紳嗤之以爲勲格又可見譜

學之嚴雖有當朝勢力不得遽爲升降也按鄭樵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至馬端臨文獻通考所存者不過數家矣蓋五代以後不崇門閥故此學遂不復講又可以見各朝風尚不同矣

按六朝時賈氏王氏譜學已不可考其見於唐書者曰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其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軍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

正員郎爲丙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之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江左凡郡上姓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以上品茂姓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爲右姓

六朝忠臣無殉節者

魏晉以來易代之際能不忘舊君者稱司馬孚徐廣故王琳故吏朱瑒乞葬琳首書曰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按晉書司馬孚傳晉

武受禪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孚拜辭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宋書徐廣傳廣在晉爲大司農宋武受禪恭帝遜位廣哀感流涕謝晦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是興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謂知君臣大義矣然孚入晉仍受封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廣入宋亦除中散大夫抑何其戀舊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卽爲興朝佐命久已習爲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爲遷官受賞之資故偶有一二者舊不忍遽背故君者卽已嘖嘖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又如謝朓當齊受禪時朓爲侍中當

解璽朓佯不知傳詔催令解璽朓曰齊自應有侍中遂不赴然齊受禪後朓仍以家貧乞郡爲義興太守王琨之於宋順帝遜位也攀車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類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然齊高帝卽位後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待車而步行入宮袁昂當梁武起兵時獨拒守聞東昏死舉哀慟哭馬仙琕初亦與梁武相抗謂其下曰我受人寄任義不容降君等各自有親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乃悉遣其下獨與壯士數十人拒守後俱執送建康昂仍仕梁爲侍中仙琕亦爲梁將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北史裴讓之當魏靜帝遜位執手流涕入齊仍爲

清河太守北齊傅伏守東雍州周武既破并州令其子世寬來招伏不受曰此不忠不孝願即斬之及聞後主被獲乃降入周仍爲岷州刺史竇熾當隋文帝將受禪自以世受周恩不肯署牋勸進然入隋仍拜太傅加殊禮柳機當隋文作相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然入隋仍拜衛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顏之儀當周宣帝崩鄭澤矯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不肯署詔文帝索符璽之儀又拒之然文帝登極仍拜集州刺史文帝將受禪謂榮建緒曰且共取富貴建緒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遂赴官去及開皇中來朝文帝曰卿亦悔否建緒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

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建緒仍歷始洪二州刺史陳許善心聘隋會隋滅陳禮成而不得返善心衰服哭於階下藉草東向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而出垂涕拜受詔入朝伏地泣不能起文帝曰我平陳惟獲此人既能懷舊君卽是我純臣也之數人者史策已載其行義以爲人之所難曾莫有議其先守義而後失節者卽當時人主亦以爲甚難希有而未嘗以必死爲完人如梁武於仙理之被執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烈士周武於傅伏亦親執其手曰朕平齊惟見此一人後俱寵之以官倚任特至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爲人則知習俗相

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猶不以爲怪顏常山張睢陽段太尉輩一代不過數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節義爲重實由儒學昌明人皆相維於禮義而不忍背則詩書之有功於世教匪淺鮮矣

後漢書楊彪在漢朝致仕十餘年曹丕受禪欲以爲太尉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因朝會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而後入待以賓客之禮按彪雖辭太尉仍授光祿大夫亦未免有玷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隋時從駕公卿許以妻子自隨北史周法尚傳煬帝好巡行法尚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竝處

其內趙才傳帝每巡幸才恒爲斥堠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輒醜言大罵

以上二事亦見隋書

又帝在太原將還京宇

文述曰從官妻子俱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可也楊元感反先攻東都謂李密曰從駕百官妻子俱在東都攻之不能無動許善心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亂爲所殺其母年九十二臨喪不哭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十餘日亦卒此皆從駕帶家屬之証也又帝征高麗命宇文述爲將軍聽以家累自隨謂項羽虞兮卽故事也則行軍亦許帶妻子矣按魏書孝文帝欲造船至鄴高道悅曰從駕羣僚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阻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北齊書裴澤與妻魏氏恩

好甚篤澤每從駕其妻亦至時人以為健婦夫半是魏齊以來從駕官原聽帶家累并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黃巢還上源驛之難以劉夫人計謀得保軍還又唐莊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專寵軍中謂之夾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從後得劉氏又愛之下魏博戰河北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是克用父子行軍皆帶妻子也又莊宗在楊劉將趨邨下令軍中盡歸其家屬於魏則軍士亦得帶妻子在軍矣

唐初武功之盛

唐書土蕃傳贊謂唐初四裔有弗率者皆移兵討之歷其牙犁其庭而後已渤海傳贊又謂薄海內外尊天子

為天可汗蕃夷君長待唐璽乃能國一不賓輒遭夷縛可想見當日武功之盛幅員之大也今按太宗時李靖擊突厥擒頡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已來降封北平郡王車鼻可汗不入朝右驍衛高侃討斬之侯君集擊高昌俘其王智盛以其地為廷州都支十姓可汗叛裴行儉以計執之又降突厥伏念可汗盡平突厥餘黨破突厥泥熟匄得其首以歸蓋嘉運又虜吐火仙骨吸可汗李勣擊滅薛延陀降其可汗咄摩支入朝授官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郭孝恪伐焉耆虜其王龍突騎施討鐵勒九姓單騎入喻鐵勒遂縛偽葉護以降後焉耆復立那支阿史那社爾又擊斬之社爾又與契苾何力討

龜茲擒其王訶梨布失畢其將那利叛又擒之凡破五大城諭降小城七百餘又討西突厥擒其酋處蜜時健俟斤以歸楊宏禮破處蜜殺焉耆王降馭支獲龜茲于闐王以歸薛仁貴討契丹擒其王阿卜固又平九姓蕃其尤奇者浮屠元奘自天竺歸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國其國發兵來拒元策從者纔數十人皆歿於戰元策隻身奔吐蕃檄召鄰國兵破之擒其酋阿羅那順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此雖班超傳介子亦不逮也自破龜茲始徙安西都護於其地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自擒車鼻可汗後突厥盡爲封疆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又置瀚海都護府

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又置松漠都督府統達稽紇便等部黨項拓跋赤辭不朝劉師立諭降之又以松州爲都督府於是自河首積石以東皆爲中國地自鐵勒十一部皆歸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卽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以統之其後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隸瀚海磧以南隸雲中高宗武后之世餘威猶振蘇定方大破賀魯於伊麗水上降其五弩失畢遣將蕭嗣業至石國擒賀魯唐地遂極西海而思結闕俟斤都曼擁所

部及隣部葱嶺等國為亂定方又擊擒之葱嶺以西皆定又平百濟俘其王義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勣破高麗執其王藏及男建等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分其地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於是唐地又極東海矣後仍遺藏與隆各還本國安輯餘眾武后時猶命王孝傑擊破土蕃復取四鎮仍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而契丹孫萬榮入寇又擊斬之傳首東都開元天寶之世高仙芝踰葱嶺討小勃律降其王蘇失利之遂平其國而大食等七十二國皆來附又討石國虜其王以歸夫蒙靈祭討突騎施斬其王莫賀達干回紇擊突厥白眉可汗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來降程千里追阿布思諭葛邏

祿葉護執以獻通鑑謂是時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信乎幅員之盛雖西漢不及也及乎安史亂後雖河北亦莽為盜區終唐之世不能復矣

唐初多用蕃將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馮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爾本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蘇尼失之子契苾何力本鐵勒莫賀可汗之孫黑齒常之本百濟西部人泉男生本高麗蓋蘇文之子李多祚亦靺鞨酋長之後論弓仁本土蕃族尉遲勝本于闐國王尚可孤本鮮卑別種他如李光弼渾瑊裴玢等亦皆外蕃久居中國者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有唐一代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有迴相懸絕者太宗時馬周疏云朝廷獨重內官而輕刺史縣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稱職者邊遠之任用人更輕是貞觀時已有重內輕外之弊武后時李嶠唐休璟奏言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所遣外任者多是貶累之人今請選賢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縣令刺史不加揀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筆者乃擬縣盧懷慎亦言比見官犯贓者任以江淮嶺積粗示懲貶其人內懷自棄殉貨陪克益無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奸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明皇時張九齡奏言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加選擇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爲斥逐之地或其先附會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其才刺史尙爾何論縣令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內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爲刺史縣令哉是時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以己子三人任京職者出二子於外以示近始詔褒之倪若水傳亦云時天下承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

入爲大理少卿若水餞之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可見唐初以至開元天寶內重外輕之風也及肅代以後京師凋敝俸料寡薄則有大反是者通鑑元載當國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偏已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雖奏加京官俸歲約十五六萬緡然風會所積利常在外京官之貧如故唐書嗣曹王臯傳云臯爲秘書少監上元中京師飢斗米值數千臯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温州長史李泌傳亦云是時州刺史月俸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爲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謫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郎至求爲洪州別駕其節度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開劇普增其俸爲竇參沮而止此距開元天寶時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內輕相反一至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唐制陞殿用宮女侍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有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蓋自武后臨朝女官隨侍後遂相沿爲定制耳宋史呂大防疏稱唐入閣圖有昭容位可見當日著爲朝儀至形之圖畫也按唐書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妃女職本備內任

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由此遂罷則唐末始革除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見五代史姚顛傳東銓亦曰東選貞觀元年以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高宗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途遙遠河維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卽所謂東選也舊唐書魏知古傳帝令知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主選事甚稱職手詔嘉之又盧懷慎與知古分領東都選蘇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代宗廣德二年命楊綰知東京選賈至知東都舉皆見新唐書東選外又有南

選其銓選之地有數處舊唐書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選使簡補交廣黔等州官百官志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補使號爲南選如啖助傳仲子陵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此置選於黔中者也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柳澤爲侍御史監嶺南選徐浩以都官郎中爲嶺南選補使韋伋爲桂管觀察使管內邑長三百餘員由吏部補者十之一他皆使者量才補之此置選於嶺南者也至德元載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舊唐書興元二年劉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舉時兵荒後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又李峴罷政爲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洪州此置選

於江西者也

唐時簿尉受杖

遜齋閒覽引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
韓退之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
間杜牧寄姪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
中治鞭捶身滿瘡以爲唐之簿尉有過卽受笞杖猶今
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書劉晏傳晏爲轉
運使代宗嘗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
杖然後奏則不特簿尉矣又張鎬杖殺刺史閻邱曉嚴
武杖殺梓州刺史章綬則節度使并可杖殺刺史矣楊
炎爲河西節度使掌書記以縣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

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幾死則節度書記并可杖縣令矣
舊唐書本紀元和元年觀察使韞臯杖安吉令孫解致
死詩一月俸料新唐書穆寧爲轉運使杖死沔州別駕
坐貶平集尉是雖有降罰處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
罰而長官得杖僚屬之制自在也裴耀卿傳刺史楊濬
犯賊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言刺史縣令異諸吏今使
躡躬受笞事太過辱又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張
廷珪奏曰士可殺不可辱廷臣有罪當殺之其餘或奪
俸或收贖可也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張嘉貞請杖之
張說曰刑不上大夫若罪應死卽斬不宜廷辱以卒伍
待是其時朝臣皆以爲言然卒不聞停此制也而遜齋

但據杜韓詩謂唐時簿尉受杖此猶未詳考耳按百官受杖本起於漢光武後漢書申屠剛傳光武時尙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剛每極諫宋均傳均每刪疑事上以爲有姦收郎縛格將杖之鐘離意傳明帝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又司農上事誤以十爲百帝召郎將笞之意自引罪卽解衣就格帝乃免之左雄傳大司農劉據被譴召詣尙書傳呼促步又加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珮玉之節孝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從而改之於是九卿無遭撲者是杖罰官僚實始於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順帝始停之而魏書何夔傳魏

武性嚴急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惟夔常畜毒藥以死自誓故終不見辱則官僚受杖魏武又嘗行之後魏書陳建在州貪暴文成帝遣使罰杖二十皮懷喜在州以飲酒廢事孝文帝遣使決以杖罰高允傳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北齊書唐邕以從事中郎封長業徵官錢違限杖二十隋書燕榮爲幽州總管性嚴酷元宏嗣除幽州長史懼爲所辱文帝知之勅榮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須聞奏榮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趙仲卿鎮平涼鞭笞長吏輒至二百盧思道傳思道請朝臣犯笞罪得以贖論文帝從之是思道未請以前朝臣笞罪猶的

決也。此又北朝及隋時杖罰之制。惟南朝稍異。按齊書陸澄傳：郎官舊坐杖，皆有名無實。齊明帝用法嚴，尚書郎有杖罰者，因蕭琛言，依舊不行。是南朝杖罰之制，稍輕於北朝也。唐制蓋沿北朝及隋故耳。宋時此風漸少。然宋史明鎬知并州時，邊任多執袴子弟，鎬擇其尤不職者杖之，是亦未嘗無的杖之制。理宗本紀：淳祐二年，詔今後州縣官有罪，諸帥毋輒加杖責，禁杖官吏。至煩明詔，則其時帥府本可杖官吏也。金元二朝，此風尤盛。文惟簡記金國，上自宰執，下至制司簿尉，有罪者皆杖。貴州縣官有罪，則差天使至彼杖之，名曰監斷。金史海陵杖張浩，蕭玉曰：大臣決責痛如朕躬，事不得已。汝等

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時，都水監高杲治道不如式，烏古論元忠杖之四十。上謂元忠曰：六品官有罪當奏，乃擅決耶。然亦未聞罪元忠也。張行信傳：時監察御史杖罰多的決，因行信力爭，乃論贖。洪皓松漠紀聞云：余至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不肯坐，乃因軍餉失期，縣令被撻柳條一百，簿亦受此罰，故瘡不可坐。又金史蔡珪傳：珪爲戶部員外郎，以高元鼎事，牽累笞四十。官贖外仍的決，則郎署卿監亦不免矣。宣宗紀：詔州縣官雖積階至三品，坐乏軍儲，聽行部者決譴。歸潛志：趙秉文爲木虎，高琪所惡，奏攝南京轉運司，果誤糧草，當杖。宣宗曰：學士豈當箠耶。琪奏：非此不足示懲，遂杖四十。秉

文大恨則又因軍興催餉嚴急也哀宗時高琪又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許古諫不從則非誤軍餉者亦杖矣元初比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紀詔軍士所過毋得撻辱官吏是軍士亦嘗毆官也桑哥傳嘗以檢刷文簿笞御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掾令史皆與之抗禮趙孟頫傳桑哥專政六曹後至者被笞孟頫後至斷事官亦引受笞葉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學士亦例受杖也孟頫又嘗奉命至江南責行省壅滯鈔法詔凡左右司及諸路官許竟加笞責是外臺官亦例受杖也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世祖以其箠撻御史雖命省臺官論其罪然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諸王駙馬毋輒杖州縣官可見官

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閻復傳復奏云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也則元時官吏杖罰之制更烈於前代矣前明又有廷杖之制洪武中杖死永嘉侯朱亮祖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書夏祥也則太祖已開其端其後寢不復用正統中奄豎擅權竊以示威於是殿陛行杖遂爲故事并有荷校及罰跪之法黃尊素疏云正統正德中廷杖乃王振劉瑾爲之嘉靖萬歷時廷杖乃張璠嚴嵩張居正爲之今按明史亦有不盡出於權奸者正統中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瑋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或荷校或受杖固皆王振所爲成化中以科道不劾馬文昇杖給事中御史李

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又杖刑部郎林俊固皆汪直所爲正德中十三道御史薄彥徽陸崑等劾劉瑾各杖三十楊源再劾杖六十蔣欽繼上疏每疏杖六十凡三疏遂杖死此固瑾所爲嘉靖中周怡沈束沈鍊楊繼盛以劾嚴嵩被杖徐應豐葉經爲嵩所構被杖死厲汝進查宗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以劾嚴世蕃被杖嵩復以河套事激帝怒杖給事中御史於庭此固嵩所爲萬歷中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論張居正奪情事被杖此固居正所爲外此如景泰中廖莊章綸鍾同之被杖則以請復沂王爲太子也成化中章懋黃仲昭莊景之被杖則以諫元夕張燈也崔陞王純之被杖

則以請用王恕及諫罷王恕也吳文度之被杖則以論妖僧繼曉也張泰之被杖則以諫萬貴妃干政也姜昂之被杖則以劾李孜省也董旻之被杖則以請罷商輅也正德中以諫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杖黃鞏等二十九人死者凡十一人其時瑾已死則江彬等爲之也嘉靖中以爭大禮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其時張璉未當國則固帝自爲之也張選之被杖則以諫遣郭勛代享太廟其時嵩亦尚未柄用則亦帝自爲之也他如楊爵楊最之杖死則以諫服丹藥也周天佐浦鉉之被杖則以救楊爵也劉魁之被杖則以諫造雷殿也烏從謙之杖死則諫齋醮也楊允繩張異言之被

杖則以胡膏誣其薄修元品物也何光裕龔愷之被杖則以劾史道仇鸞也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如總督郭宗臯翟鵬巡撫陳耀朱方皆以邊事被杖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丁汝夔獄緩被杖耀方斃杖下黯僑良才等杖畢仍趣令治事林俊言成化時杖一二臣率容厚棉重氈疊裹逆瑾擅權始令去衣嘉靖時尤多杖斃自古百僚之受辱無有過前明者其始權奸竊柄創此刑以脅制朝士其後習爲故事人主逞其一時之怒用之於殿廷而以爲固然朝廷旣失刑而被杖者轉因以得名凡拜杖出國門者海內士大夫咸希風景慕不以爲辱而反以爲榮於是國法

不足敵公論矣至大吏之杖僚屬雖非令甲然亦間有行之者正統中王來爲山西左參政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景泰中趙榮出勘河道嘗撻辱官吏三司上章劾之成化中李裕爲副都御史欲振臺綱御史有過或遭箠撻雍泰爲山西按察使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召而跪之珍不服竟笞珍後泰撫宣府又以大杖決參將李稽嘉靖中胡纘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蕭鳴鳳爲廣東樓學以憤撻肇慶知府鄭章雖皆以違制被劾然亦見國法縱弛外僚恃勢竟敢有行之者今武弁猶有杖罰之例而文職則否所全士大夫廉耻多矣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宋子京修唐書司馬溫公修通鑑皆修前代書隨任修撰固無碍也唐時則國史亦有聽人隨任修輯者舊唐書吳兢出為荊州司馬時國史未成詔許以史藁自隨蕭嵩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其書得六十餘篇張說為天兵大使勅許以國史稿即軍中論撰及說致仕又詔在家修史令狐峒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外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上之沈傳師修憲宗實錄未成出為湖南觀察使監修杜元穎援張說令狐峒之例請以史藁殘課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然國史聽人攜帶究非慎重之道故張說修史於家李元紘言史館在禁

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吳兢修唐春秋未就乞官給筆札大臣奏國史不宜在外乃詔兢赴館撰錄而劉子元修國史會天子在洛將西還子元自乞留東都或言不宜乃驛召至京

唐時王爵之濫

古來王爵之濫未有如唐中葉以後之甚者唐初如李靖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等戰功皆祇封公其膺王爵惟外番君長內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懷化郡王以及羣雄中有來降者如高開道封北平郡王羅藝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餘人於是王爵始賤中宗復位遂亦封敬暉張柬之等五

王并李多祚亦王。肅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開元以來，無復此事。直至天寶末，安祿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歸仁封燕山郡王。於是又有主爵之制，然亦尚未濫也。自肅宗起兵靈武，其時府庫空竭，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皆聽臨事注授。有至異姓王者，及德宗奉天之難，危窘萬狀，爵賞尤殷。嘗授渾瑊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萬戶以下，募士擊賊，又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是時王爵幾遍天下，稍有宣力無不王者矣。大概肅宗以後，封王者凡有數種。其以大功封者，如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其

最著者也。其功績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如河陽懷州之戰，光弼爲統帥，而列將白孝德以擒劉龍仙，封侯仲莊以擒安太清，封郝廷玉以擒徐璜，玉封劉闢之平也。高崇文爲統帥，而裨將酈定進、高霞寓俱封。他如陳利貞以救睢陽，封柏良器以救寧陵，封曹華以拔凌雲柵，封王智興以取棣州，封張子良以擒李錡，封衛伯玉以破李歸仁，封劉海賓以斬劉文喜，封是也。并有不必戰功而亦封王者，如辛雲京但守太原，李國臣但從光弼守河陽，李元諒但守華州，段秀實但歷佐三節度府，是也。甚至奉天之難，杜希全以兵來赴，卽封朱忠亮以四十騎至，亦封李維簡以三十騎至，亦封馮河清以軍仗

至亦封賈隱林隻身至亦封是也有自賊中自拔來歸而封者烏承玘勸史思明降不聽脫身走歸而封薛嵩爲史朝義將來歸而封李洧爲淄青將以徐州降而封或雖未能自拔但送款卽封者如阿史那承慶安守忠皆自安慶緒所先送款而封李愷從李希烈所上表歸朝而封是也有賊將來降而亦封者如史思明初降卽封田承嗣李懷仙皆史朝義部將朝義敗始乞降而亦封劉悟本李師道將反兵擒師道降亦封是也有藩鎮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納田悅田緒何簡之類是也有藩鎮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如李希烈未叛前欲其討梁崇義而卽封吳少誠未

叛前以獻計防崇義而亦封是也甚至符璘之封以其父令奇死田悅之難而王其子以慰之路應之封以其嘗有恩於李泌而封王以酬之益可見王爵之不甚愛惜也考其時封王者不必皆高官顯秩如王虔休封王時方爲李抱貞都虞候張孝忠封王時方爲李寶臣所屬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時亦爲寶臣牙將陳楚封王時方爲張茂昭牙將史憲誠祖道德父周洛及憲誠三世俱封王而俱爲田氏牙將段秀實谷從政封王時俱不過刺史伊慎封王時官不過別駕李惟簡封王時官不過太子諭德甚至高固本渾瑊家奴也而亦封王裴玢本論惟明儉力也而亦封王仍爲論惟明鄭坊牙

將通鑑謂是時軍中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爵之高下至有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如故者今按郭子儀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若部曲家人亦以僕隸視之李光弼爲元帥時僕固懷恩已封大寧郡王河陽之戰稍退縮光弼卽令斬首懷恩懼遂致死於敵而張巡守雍州不過一真源令其下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可見是時爵命雖榮人皆不以爲貴卽身受者亦不以爲榮故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爵貴馭人之柄於是乎窮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